

“赶场客”，可记得？（上）

■刘定安



渣江“赶戙”。



渣江“赶二月八”。

“赶场客”（“客”，去的意思，也指奔走他方，从事某种活动的人，又指顾客、旅客），在农村长大的人，谁不记得这声招呼与约定？千年集市，全家出动；人流如潮，眼花缭乱；早出晚归，乐此不疲。几十年过去，想起那个场景，依然会激情澎湃，跃跃欲试。

衡阳集市，形成最早的是衡南县相市（又称相公堡），222 年，蜀相诸葛亮明“督赋蒸湘，常叙舟信宿于此”（详见《清泉县志》），即具集市雏形，距今已 1800 年；其次为祁阳县金桥（后属祁东），252 年已形成集市，距今 1770 年；耒阳市新市区的大市，隋灭陈时（589 年），按赶集时间分类，也是较早形成的集市之一。

历史较短的有集兵滩神皇山的铁厂（地名），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为集市；还有耒阳市新市区的高炉，1984 年 5 月，辟为集市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，在各集市贸易中，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始终处于主渠道地位，对集市贸易起主导作用。据 1988 年统计，衡阳全境共有农村集市 354 个，按赶集时间分类，有天天赶场的集市 16 个，以衡阳县渣江、洪市，耒阳市新市、祁东县归阳规模较大；有隔 3 日或

5 日定期赶场的集市 324 个，以衡东县石湾、衡南县三塘、祁东县黄土铺、常宁县洋泉较有代表性。

还有在特定的日子里赶场的集市 20 个，如“二月八”“春社”“秋社”和庙会等，这种特殊形式的集市，上市人数和商品品种特别集中，商业辐射面往往超出本县、区，有的还跨地区、跨省交易，以衡阳县渣江“春社”、衡南泉湖“二月八”、衡东草市“分社”、南岳香期庙会最有代表性。

衡阳县渣江是衡阳境内较古老集镇之一，建于明代以前。清乾隆廿年（1755 年），在渣江设县丞公署；同治年间，渣江人彭玉麟，官至兵部侍郎，市民藉以大兴土木，街道规模日愈扩大，“天天集”自此开始。

抗日战争后期，渣江曾一度成为衡阳县治所在地，市场最盛时每天上市人数达 2000 余人，来自湘乡、衡山、湘潭及本县各地，尤其是每年“春社”（二月八），上市人数达 5—10 万人之众。镇上有商户 360 余家，分 17 个行业，以经营土布、土纸为大宗，土布业主刘家榜，拥有木机 100 余台，雇工 200 余人，前店后厂，资本相当雄厚；土纸行 30 余家，占据整整一条街，营业额占全镇三分之一。

还有南杂业 30 多家，优质美誉者有恒兴泰麻

枣、雪枣，香脆可口，小片轻薄如烧纸，誉满全县；酿造业 30 多家，宏茂湖之酒，远近闻名；饮食业 20 多家，集贤馆的米粉，是用麻谷粘作原料，用流园冲的豆豉作温汤，根条细，韧力强，质鲜味美，为渣江粉的代表。

1949 年 6 月，蒸水河洪水暴涨，渣江街道房屋倒塌三分之二，加之临近解放，部分商户对当时的政策不甚理解，或撤走资金，或弃商转业，市场显得格外萧条。

1950 年工商登记，只有 80 户商家，从业人员 184 人，流动资金 1.9 万元（折新币），相较于抗日战争时期减少 80%，然天天集仍未中断，每天上市人数减少至千人左右。

1953 年和 1958 年，渣江街道经两次扩修，面貌焕然一新，天天集日趋繁荣。1964 年，渣江区供销社仓库，以艰苦创业、科学养护在全国商业系统（含供销社）驰名。次年 5 月，全国 15 个省（市）商业系统代表，来渣江参加仓储工作现场会，会后全国供销社系统（除西藏外），都先后组织参观团来渣江参观学习交流。自此，渣江名扬全国，有力地促进了渣江市场的发展。

（本文原载公众号“雁歌留声”）

《你是我的春天》 呈现疫情下的多元生活图景

■汪红秀

电影《你是我的春天》以普通小人物的视角，真实还原了平凡而英勇的中国人民抗疫群像，展现出生生不息的“春天力量”。但剧本先天衔接不足，5 个故事单列还可以，放一起却不顺畅。很多场景和人物刻画曾在抗疫电影中出现，而情绪升华的地方依旧存在贩卖感情，为了泪点刷网络流量而刷网络流量，总体不尽如人意。

随着国内疫情的相对稳定，沉寂许久的电影市场终于迎来复苏，转眼间离 2020 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也已过两年多，期间不断有相应影视作品面世，诸如《中国医生》和《穿过寒冬拥抱你》，可以说是吃了疫情的特殊红利，不久前上映的《你是我的春天》同样如此。该片由周楠、张弛、田羽生、董越、饶晓志 5 位导演联合执导，讲述了 2020 年初发生在武汉和四川乐山市的 5 个故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该片由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和厦门、乐山、武汉市委宣传部等大力支持参与出品，不仅汇集了周冬雨、王景春、黄晓明、宋佳等当下口碑明星阵容，还被贴上“春天”市场复苏的“风向标”。

黄晓明与宋佳饰演了一对特别的夫妻，妻子奔赴抗疫前线成为援鄂医疗队的一员，丈夫只能赶鸭子上架照顾儿子，这对留守父子发生不少让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，小家的“守护”共通的情感让人热泪盈眶。周冬雨和尹昉化身成一对异地恋情侣，疫情之下，重重阻隔，男朋友依旧选择奔赴武汉，跨越困难为女朋友和女朋友的母亲购买生活物资和药物，最终实现彼此心中的愿望，去看海并在海边放烟花。还有宋小宝、潘斌龙饰演的农民工，王景春、赵今麦饰演的社区干部和邻居女孩，黄超、杨斯饰演的医护人员……该片这些明星演员们纷纷褪下光环，以素颜状态出演，这样生活中的“你”“我”“他”真实、普通、有血有肉。无论是周冬雨饰演的女儿和其母亲病情恶化来不及告别情节，还是夫妻俩都是医生担心染病没人照顾孩子等场景，都呈现出疫情下的多元生活图景。影片的积极、治愈气质和当下全国本土疫情反弹防控形势契合，特殊时期让人珍视普通生活的珍贵，这些真实感

景共情得让笔者眼泪止不住不停流下来。

但该片 5 位导演在剪辑时将素材放到一起重新排列，每个故事看起来在发展过程中又穿插着其他故事的段落，整体具有层次感。但剧本先天衔接不足，5 个故事单列还可以，但放一起却不顺畅，缺一以贯之的主线，叙事凌乱像是记流水账。

第一个故事尹昉和周冬雨饰演的男女主角，在武汉疫情期间两个年轻人选择双向奔赴。女朋友和其母亲均不幸被感染新冠肺炎，茫然时，男朋友却选择追随来到武汉，照顾她和她家人的生活日常。相爱的两人因为性格分开、丈母娘从看不惯女婿到接受，这些戏剧冲突充满模式化和刻意。男朋友不惜在医院对面视频秀，显得夸张和不合时宜，疫情严重时围观群众应该没有心情看他们撒狗粮。

曾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获奖的王景春，在该片饰演社区王书记，故事聚焦封闭社区间的邻里关系和社区网格员的工作状态。可以说，这个故事本该最接地气，直指底层人们的工作生活。社区王书记也确实和一大群社区网格员，为所有居民分配食物，入户解决邻里纠纷，更要冒着感染的风险值班值守。为了制造矛盾冲突，影片增加独守空房、酷爱弹钢琴的女孩小麦，通过王书记和她沟通钢琴扰民的过程，表现一线工作人员的辛苦和重要性，王景春也用一贯平凡真诚的表演，让人感受到严肃又可爱的王书记形象。可惜的是人物形象过



于扁平化，社区人员的家庭和内心想法展示不够，小区居民关灯用手机点亮星星送书记到医院隔离治疗，这是一个不错的创意剧情。

总体而言，该片很多场景和人物刻画在《中国医生》和《穿过寒冬拥抱你》里似曾相识，而情绪升华的地方依旧存在贩卖感情，缺少能够回味无穷的劇情，为了泪点刷社交网络平台内外的流量。且当下疫情仍散发有反弹，很难吸引太多人走进影院观影。同时，作品的主基调仍旧停留在讴歌人与人之间、人与人的普世情感，以及医护工作者的辛苦，直到现在，笔者认为仍没有出现一部真正对 2020 年武汉疫情全面梳理的电影作品。

《人生大事》 边缘人的相互救赎

■王 珉



电影《人生大事》讲述了一场葬礼后，殡葬师莫三妹和女孩武小文不打不相识，因为小文的外婆被莫三妹火葬了，于是小文就此缠上莫三妹，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生活难题。最终，莫三妹对殡葬职业和生活态度发生改变，小文也对莫三妹也产生父亲的情感，两人碰撞出奇妙的情谊。

《人生大事》是一部国内少有探究生死 的电影，泪点满满，治愈感满满，烟火气满满，生死之外无大事，好好活着就是人生大事。提到人生大事，无非是生老嫁娶，可能会改变每个人的人生轨迹，该片则直面死亡教育课，用了很多案例解释所谓的心理学名词“重大丧失”。女孩小文的外婆去世，那是跟她血缘近、关系亲密的人去世。在这个重大丧失面前，女孩提高了对生命的认知和对生死的认知。

片中莫三妹是个（朱一龙饰演）混子，整天游手好闲。家里是“吃死人饭

的”，莫三妹对于古板守旧的父亲接受无能，所以父子关系不和睦。江湖上“莫三妹”这个名字，无法和满口脏话、一脸痞相的小流氓相称，很多人只能叫他“三哥”。开场莫三妹下车就吐一口痰、穿花哨衬衫、没拖鞋、张嘴闭嘴“老子”。这样接地气的感觉，从刑满释放后的莫三妹在发表中，遇到哪吃菜扮找外婆的孤儿小文后，两人“针尖对麦芒”的争吵一览无遗。

武小文一度以为是这个看起来就很坏的莫三妹，把自己的外婆带走了，她以为外婆只是暂时离开。纵横江湖这么多年，莫三妹竟让一个小女孩缠上了，他颇为头痛也无可奈何，只能任由小文闹腾。两个“同病相怜”的人，仿佛邂逅了另一个世界的自己，该片和美国经典电影《水形物语》一样，两人在现实世界对照的是被世人贴上异类标签的边缘人和弱势群体。莫三妹也挺不幸的，女朋友在自己服刑期间，给自己戴绿帽子生了别人的孩子，莫三妹的父亲也不理解自己。直到莫三妹

用心接触丧葬行业，才明白这个行业的意义——在生死大事面前，恩怨情仇都是过眼云烟。丧葬行业的存在就是为了给死者以体面，给生者以慰藉。从心哀小女孩的葬礼、再到给自己戴绿帽情敌的遗体修复、再到自己父亲的骨灰变成烟火，升上天空变成星星。莫三妹终于可以理解父亲，不再把丧葬行业看轻。他把丧葬行业变成自己肩上的重担，成为父亲的传承人，像是人生终点站的摆渡人。“天上的每一颗星星，都是爱过我们的人，也是我们爱的人”。

后来，小文找来外婆的跳舞老伴，跳舞老伴假意办葬礼，实际上是为了把家里的拆迁款花掉，不让家里继续吵。最重要的是跳舞老伴听从小文的话，想帮莫三妹解决财产困境。跳舞老伴莫三妹说：“对小文好点。”莫三妹在亲情的升华中得到拯救，两个边缘人都相互救赎重获新生。他们通过抱团取暖，对抗人心的险恶和命运的不公，更是一种冲破世俗的挣扎与反抗。

该片号称讲生死之事，但笔者看来，莫三妹成为冤种“爸爸”，亲友们也成为工具人的存在。小文缠着误认为拉走外婆的莫三妹，小文的舅舅上门找小文，四个大人却逮不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。于是，舅舅给钱让他们带孩子。把这么小的孩子交给一个仅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，这是亲舅舅的做法吗？

这部电影号称国内罕见的殡葬题材，本来笔者挺期待电影展现殡葬行业及其从业者，没想到竟然看到莫三妹在医院抢生意，这样的做法不太可能存在，也并不值得提倡。后来，莫三妹的父亲莫给莫三妹留下一道考题，让他为自己办一个既简洁又创新的葬礼。面对这样的奇葩考题，莫三妹竟然一拍脑门，把骨灰放进烟花，炸到天上。这中间还有莫三妹从姐姐手里抢骨灰，在武汉街头上演《速度与激情》飙车的桥段。所有家人似乎都成为工具人，当所有家人还在仰头观赏人体烟花时，电话又来了！这次是小文的亲妈打来，说小文丢了。我竟然猜小文是回殡葬店里找莫三妹了，于是小文又被留下来。再后来，小文的亲妈又来了。莫三妹问：你要不要来我这工作？小文的亲妈只好“被迫营业”加入殡葬行业。于是，这一大家子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